



佩卡拉系列 ①



EYE OF THE  
RED TSAR

# 红色沙皇之眼

〔英〕山姆·伊斯特兰 (Sam Eastland) / 著  
一熙 / 译

揭示20世纪俄国最大的一宗谜案

末代沙皇心腹重臣，只忠于真实的调查员

再度披挂上阵，探寻沙皇家族死亡之谜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

佩卡拉系列 ●

EYE OF THE  
RED TSAR

# 红色沙皇之眼

[英] 山姆·伊斯特兰 (Sam Eastland) / 著  
一熙 / 译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EYE OF THE RED TSAR

by

SAM EASTLAND

Copyright © 2010 BY SAM EASTLAN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ABER AND FABER LTD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3 CHONG QING UNIVERSITY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贸核渝字(2012)第092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红色沙皇之眼/(英)伊斯特兰(Eastland, S.)著;  
一熙译. —重庆:重庆大学出版社,2013.6

书名原文:Eye of the red tsar

ISBN 978-7-5624-7369-5

I. 红… II. ①伊…②一… III. 侦探小说—英  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94648号

**红色沙皇之眼**

Hongse Shahuang zhi Yan

(英)山姆·伊斯特兰 著

一熙 译

策划编辑:王斌

责任编辑:庄婧卿 版式设计:王斌

责任校对:谢芳 责任印制:赵晟

\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邓晓益

社址: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邮编:401331

电话:(023) 88617183 88617185(中小学)

传真:(023) 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[fxk@cqup.com.cn](mailto:fxk@cqup.com.cn)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\*

开本:890×1240 1/32 印张:10.125 字数:211千

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7369-5 定价:29.80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  
版权所有,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 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违者必究

# 序 言

透过被鲜血迷糊的双眼，沙皇看着面前的枪手重新装填着子弹。空弹壳从左轮手枪的弹仓中依次跌落，拖曳着淡淡的轻烟，清脆地落到伏卧在地上的沙皇身旁。沙皇奋力地吸了一口气，感觉到有气泡从肺部的伤口贯穿而出。

枪手俯下身子，单膝跪在他身边。“你瞧见了么？”他用手握着沙皇的下巴，把他的头来回摇晃，“瞧瞧你现在的下场？”

沙皇的眼前只剩下一片漆黑，滑落的面罩遮住了他的视线。可是他知道，家人的尸体就躺在身边，包括他的妻子，他的孩子。

“来吧，”他冲着面前的人大喊，“把我杀了吧！”

不知从什么地方伸来一只手，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脸，用手指摩挲着他脸上的鲜血。

“你已经死了。”枪手的声音传来。子弹被一颗颗塞进弹仓，传来一连串轻微的咔哒声。

沙皇听见枪声再次响起，回荡在狭小的房间里，震耳欲聋。“放过我的家人吧！”他想高声呼喊，可是声音被淹没在剧烈的咳嗽声中，同时伴随着一阵恶心。他已经无能为力，甚至连下意识举起手臂保护自己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有人开始拖动他的身体。

枪手的嘴里不知在咕哝些什么，他费劲地把沙皇的身子拖上一段楼梯，每一次沙皇的鞋跟撞到台阶上，都会招来一阵咒骂。

屋外，已是漫漫黑夜。

沙皇感觉到冰冷的雨滴落到他的脸上，不久之后，他听见一具具尸体被扔到他的身边，发出沉闷的撞击声，没有了生命的头颅重重地磕在石子路上。

引擎发动了，是一辆卡车，刹车发出尖厉的叫声。“哐啷”一声，车厢后挡板放了下来。一具接一具尸体被举起来扔进车厢里。沙皇感到自己的身子被举到空中，砸到尸体堆上。后门随即被关上了。

卡车开动了。沙皇胸口的疼痛感越来越强烈，车子行驶在碎石路上，每一次颠簸都让他感觉增加了一道新的伤口，痛楚就像黑夜中的闪电，一阵阵侵袭着他。

突然，所有的疼痛感开始消失。厚重的黑暗像流动的液体进入他的双眼，所有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，不再有担惊受怕、雄心壮志和甜美的回忆，一切都化为虚无，他失去了知觉。

# 西伯利亚

1929年

一个人坐起身来，大口地喘息着。

他独自一人，身处莽莽丛林。

他再一次被噩梦惊醒。

他随手把老旧的毛毯掀到一边，毛毯的表面已经被露珠浸湿了。

他眯着眼睛，伸了伸有些僵硬的双脚，望着清晨的雾霭和撒落在林间的斑驳阳光。他把毛毯卷起，用皮带把毛毯两端扎在一起，然后从头顶套下去，围在胸前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风干的鹿肉，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，途中时不时地停下来，屏息倾听厚厚的落叶下面老鼠的扭打声，鸟儿在头顶枝丫的鸣叫声，和微风吹拂松树茂密树冠的沙沙声。

他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，宽阔的肩膀、笔挺的鼻梁、洁白的牙齿。眼睛是棕绿色，虹膜中闪烁着一道奇怪的银色光芒，只有人们在与其对视时才会被发现。乌黑的长发中夹杂着几缕灰白，浓密的胡须 in 饱经风霜的面颊上恣意生长。

他没有名字。现在，他是波罗多克劳改营里的囚犯，编号为 4745-P。

他上路了，穿过斜坡上的松树林，坡下是潺潺的小溪。他手里拄着一根粗粗的手杖，长满树瘤的顶端钉满了方形的马蹄钉。除了手杖，他还随身背着一桶红色的油漆，用来给劳改营里囚犯采伐的树做记号，而砍伐下来的树木，便可算作克拉斯纳格亚那森林为国家所做的贡献。他不用刷子，而是直接用手指在猩红色的油漆里搅一搅，顺势将油漆胡乱涂抹在树干上。这些红色的标记，在其他服刑的犯人们眼中看来，是 4745-P 号囚犯尚在人间的唯一印记。



在克拉斯纳格亚那森林,这些给树木做标记的囚犯,平均寿命只有六个月。他们独自一人在林间工作,杳无人迹的密林让他们无处可逃。他们往往死于严寒、饥饿和难以忍受的孤寂。如果在林中迷失了方向或者摔断了腿脚,最后的下场是成为狼群的猎物。在波罗多克,给树木做标记,比直接宣判死刑还要惨绝人寰。

现在,距离囚犯 4745-P 因犯下“反国家罪”而被判决的三十年刑期,已经过去了九年光景,他比古拉格集中营里所有的“树木标记人”活得都要长。押送到波罗多克后,劳改营的头头在第一时间把他扔进了丛林,原因是担心时间一长,其他囚犯会认出他的真实身份。当时,每个人都猜想他活不过头一年。

每年,劳改营会定期给他送三次补给品,地点都在林间伐木小道的尽头。煤油、肉类罐头、钉子。其他的东西,就只能靠自己了。其他伐木者很少在林中看见他的身影,即使碰上,也很难分辨出现在眼前的,是动物还是人类。红色的油漆在囚服上积得太久,已经从表面开始剥落,长长的头发遮住了脸。他的样子看起来更像是一头浑身血淋淋的野兽,正在等候死亡的召唤,却最终幸运地活了下来。劳改营里流传着关于他的谣言——说他是一个食人生番,他胸口用来作装饰的护胸甲,是用那些消失在丛林里的人的骨头做的,他把人的头皮剥下来当帽子。

他们称他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。除了波罗多克的长官,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,以前做过什么。

那些惧怕与他狭路相逢的人,绝没有料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佩卡拉。

这个名字，堪比他们的祖先在口中召唤的神灵。

他涉水走过小溪，齐腰深的溪水冰冷刺骨，然后消失在对岸的一片白桦林中。密林深处，在一处类似防空壕的洼地，一座小木屋的屋顶探出了壕沟。屋子是佩卡拉亲手搭的，在屋子里，他熬过了西伯利亚严酷的寒冬。其实冬天还不是最糟糕的，最难熬的是令人窒息的静谧，安静得可怕，让人产生有声音的幻觉，那种挥之不去的嘶嘶声，就好像外太空里的星球在疯狂地转动。

快要走到小屋的时候，佩卡拉停住了脚步，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。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触动了他敏感的本能。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，像苍鹭伫立在水中，赤裸的双脚陷进了绿苔覆盖的泥地里。

一口气咽进了他的喉咙里。

在林间空地的一角，有一个人坐在树桩上，背对着佩卡拉。他穿着橄榄棕的军服，黑色齐膝高帮靴子。紧身的短上衣是华达呢面料做的，表面释放出迷人的光泽。他肯定不是驻守当地要塞的守卫，因为后者的服装面料粗糙，而且他们巡逻的时候充其量只敢走到林间小道的起点，根本不敢深入林中。

对方看起来不像是迷了路，也没有携带任何武器。只有一个公文包放在身边，是制作精良的那种，黄澄澄、亮晶晶的铜质配扣，与这片荒蛮之地形成鲜明的对比，看上去与环境有些格格不入。年轻人好像在等什么人。

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，太阳慢慢爬上了树顶，居高临下，松树林里松叶特有的清香渐渐弥漫开来。佩卡拉打量着这个陌生来客，关注他用手撑着

头的角度，双腿如何交叉然后回到原位，如何清喉咙，吐出吸入的漫天飞舞的花粉。有时他站起身来，在林间空地转圈子，双手挥舞着，驱赶蚊虫的侵袭。等到他转过身来，佩卡拉看到一个面颊红润，年龄约莫十多岁的年轻人，身材纤弱，腿脚和双手又细又精巧。

佩卡拉不由自主地看了看自己有些变形的手掌，关节上的皮肤裂了不少口子，腿上的肌肉鼓起，好像一条蛇紧紧地缠绕在骨头上。

佩卡拉看到年轻人身着普通冬装毛料紧身上衣，前臂的位置分别缝着一枚红五星，上衣松松垮垮地垂到大腿位置，像农夫平时穿着的衬衫。从红五星这个细节，佩卡拉推断出年轻人也许是一位委员，是红军队伍里的政委。

一整天，这位委员都在林子里等着，被虫子折磨得痛苦不堪。最后一缕微弱的阳光也消逝了，宣告黑夜的来临。暮色中，年轻人拿出一柄烟斗，从挂在脖子上的烟草袋里掏出烟丝填进烟嘴里，用黄铜打火机点燃，心满意足地吞云吐雾，连蚊子也被熏得老远。

佩卡拉慢慢地将飘来的烟雾吸进鼻子里，略带麝香味的烟草，让他周身上下的器官都兴奋起来。他观察年轻人如何将烟斗从嘴里拔出，看着烟斗发呆，然后用牙齿咬住烟杆，碰撞出轻微的声音，像钥匙插进了锁孔。

他用烟斗的时间还不长，佩卡拉寻思着。不抽烟卷而用烟斗，大概是想让自己显得更老成些。

年轻的委员时不时瞅一眼前臂上的红五星，好像它们的出现让他感到有些意外。佩卡拉猜想，年轻人准是刚刚才得到任命。

佩卡拉观察得越仔细就越弄不明白，这位年轻的红军委员平白无故跑到森林里来干什么？他不禁暗暗佩服这个年轻人，放着现成的小屋而无人，宁可端坐在硬邦邦的树桩上打发时间。

夜幕降临，佩卡拉把双手微合放到嘴边，呼吸着掌心里温热的空气，背靠着树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等到从睡梦中惊醒，身边已是白茫茫的晨雾，腐烂的树叶和泥土的气息传入鼻息，缕缕雾气在身边转来转去，仿佛伺机捕食的动物。

佩卡拉扫视了一眼小木屋，发现年轻人仍旧坐在树桩上。双臂环抱，下巴耷拉下来抵着胸口，轻微的鼾声回荡在林间。

等到天亮他就会走的，佩卡拉一边想着，一边用手把外套的衣领竖起来，又合上了眼睛。

天已经大亮，佩卡拉惊奇地发现，年轻人仍在原地。他的身子已经躺到地上，一条腿却还搁在树桩上，像一尊摆出胜利造型的雕塑，从基座上被人推落在地。

终于，年轻人的鼻子里哼哼了几声，坐起身子，茫然地望着四周，好像不记得自己身处何处。

佩卡拉想：这个不速之客应该会很快清醒过来，等到那个时候，我就可以继续过清静的日子了。

年轻的委员站起身来，双手背过去按着酸痛的腰，同时发出呻吟声。突然，他转过身来，目光直视佩卡拉躲藏的地方。“你还不从那里出来吗？”俨然是一副命令的口吻。

每个字都说得斩钉截铁，佩卡拉的脸上好像被撒了一把沙子。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他还是从树后面的藏身之处走出来，身子靠在自制的手杖上。“你想干吗？”太久没有跟人说话，连自己的说话声，听起来都有些怪异了。

年轻人的脸上起了好多红色的小包，那是夜里蚊子饱餐之后留下的印记。“来叫你跟我一起出发。”他说。

“我干吗要跟你走？”佩卡拉问道。

“因为，等你听完我下面讲的故事，你就会从命了。”

“你真是太乐观了，委员同志。”

“有人派我来接你。”

“谁派你来的？”

“你很快就知道了。”

“他们没有告诉你我是谁吗？那些派你来的人。”

年轻的委员耸了耸肩膀。“就我所知，你的名字就叫佩卡拉。我还知道你能力超强，而现在，在某些地方，急需你所具备的能力。”他看了看荒凉肃杀的四周，“我猜，你应该巴不得找个机会离开这个鬼地方吧？”

“我巴不得你快点滚蛋！”

委员的脸上露出微笑：“他们说你是个不好对付的人。”

“看来他们很了解我。”佩卡拉说道，“他们是谁？”

“他们还告诉我，”委员继续说到，“如果我带着枪钻进林子来，说不定还没有见着你的面，就被你给宰了。”委员摊开双手，“你看，幸好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。”

佩卡拉走到林间的空地上。他的衣服上全是补丁，高大的身躯就像一头史前巨兽，居高临下地伫立在年轻人的面前。多年来头一次，佩卡拉感觉自己脏兮兮的身子发出难闻的味道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他问道。

“基洛夫。”年轻人挺直了腰，“基洛夫委员。”

“你当上委员有多久了？”

“一个月又两天。”语调很平静，“包括今天在内。”

“你多大了？”佩卡拉问。

“快二十了。”

“你肯定是招惹了谁，惹得不轻，基洛夫中尉，所以才差遣你来找我。”

委员挠了挠被虫子叮出的小包：“我觉得，是你得罪了大人物，才被弄到西伯利亚来的吧？”

“好了，基洛夫中尉。”佩卡拉说，“你的口信也送到了，现在你可以原路返回，让我静一静了。”

“他们要我把这个带给你。”基洛夫从树桩上拿起公文包来。

“里面是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。”

佩卡拉捏住公文包的真皮把手，包的重量比他想象的要沉。他拎着包的样子，像极了田野里的稻草人或是等车的生意人。

年轻的委员转身离开。“你要在明天太阳下山前准备妥当，会有车在小路的起点等你。”

在佩卡拉的注视下，基洛夫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远方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林中不断传来树枝折断的声音，声音愈来愈微弱，最后，一切归于沉寂。佩卡拉俨然又成了这个地球上孤零零的人。

佩卡拉拎着公文包，走进小木屋，坐在用麻布袋做的塞满松针的床上，把公文包放在自己的膝盖上。包里鼓鼓囊囊的不知装了些什么东西，佩卡拉用大拇指的指甲盖，小心翼翼地拨开公文包两端的铜插销。

盖子被掀开了，一股霉味扑鼻而来。

包里躺着一根粗粗的皮带，环绕在深棕色的枪套上，枪套里是一支左轮手枪。佩卡拉把皮带解开，拔出枪套里的枪，一支英国造的韦布利左轮，是军队的标准制式，唯一不同的是枪的手柄是铜质的，而不是木质的。

佩卡拉握着枪，右臂平伸，冲着远处做出瞄准的姿势，在屋里微弱光线映照下，金属质地的枪身反射出悠悠的蓝光。

在公文包的角落里，有一盒子弹，纸盒子上写着英语字样。他撕开盒子，掏出几枚子弹，同时松开枪的铰链，枪口朝下，露出空空的弹膛。子弹和枪都有些岁数了，佩卡拉用手抹了抹子弹，插进枪膛里。

他还在包里找到一本烂得卷了边的书，残破的书脊上写着书名——《卡勒瓦拉》。

佩卡拉把东西依次放回原处，不经意间又有了新发现：一个小棉布包，用细皮绳扎着。

他解开绳子，把包里的东西倒出来。

看到眼前的东西，佩卡拉不禁屏住了呼吸。

一枚沉甸甸的黄金制成的圆形徽章，直径和他的小拇指长短相当，徽章正中镶嵌着白色的珐琅瓷釉，一块硕大的圆形绿翡翠凸起在瓷盘中央。洁白的瓷盘、金灿灿的黄金、碧绿的翡翠，三种颜色交相辉映形成强烈的对比，勾勒出一只眼睛的形状。佩卡拉用手指摩挲着盘子表面，抚摸着翡翠光滑的边缘，就像盲人摸着盲文点字一样。

佩卡拉终于明白是谁派人来找他了，他无法回绝这样的召唤。一直以来，他都以为今生无缘再见到这些熟悉的物品，它们已经消失在疯狂而动荡的世界里了。



佩卡拉出生在芬兰，那时芬兰还是俄罗斯的殖民地。他在拉彭兰塔镇长大，小镇的周围有郁郁葱葱的树林和数不清的湖泊。

他的父亲是当地唯一从事殡葬业的人，方圆几里地只要有人过世，死者都会被送来。随行的人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林中小径，把僵硬的遗体抬上晃晃悠悠的马车，要不然就是搁在雪橇上越过冰封的湖面，到达目的地的时侯，遗体已经冻得像一块坚硬的石头。

父亲处理尸体的小房间里挂着三套一模一样的黑色外套，搭配三条黑色裤子。就连他用的手帕都是黑色的。他不能容忍遗体上有任何发亮的金属物件存在，要是外套上有铜纽扣，就拆下来用乌木代替。他平日里不苟言笑，实在憋不住的话，他就用手遮住嘴巴，像那些牙齿不整齐的人，竭力掩饰自己的短处。应该说，他的严谨和沉稳是在多年与尸体打交道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，也算是职业操守。

佩卡拉的母亲是祖籍罗瓦涅米的北欧拉普兰人，天性不安分。她的童年是在靠近北极的地区度过的，理应恬静而平和，但自从嫁到这里来，就好像与当地的风水不合，终日心神不宁。

佩卡拉有个名叫安东的哥哥。承载着父母的殷切期望，安东在十八岁时离家去圣彼得堡应征入伍，成了沙皇芬兰军团的一员。在佩卡拉父亲看来，没有什么荣誉能比得上跟随这支精锐部队征战沙场，为沙皇效命。

安东出发那天，全家人都来火车站送行。父亲流下了骄傲的泪水，不停地用黑色的手帕擦着眼睛。母亲则有些不知所措，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儿